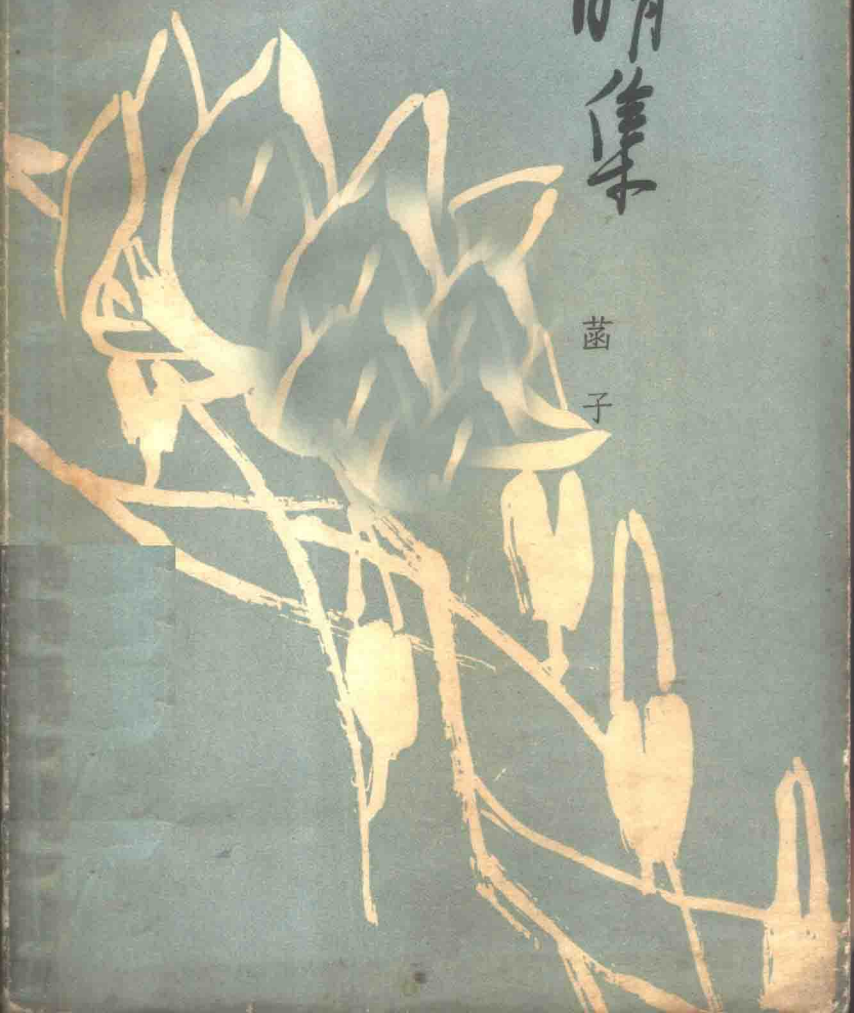


初晴集

菡子



2502844

和歌集



初 晴 集

菡 子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1 9 6 2

肖 馬 装帧
弗 廣 插图

初 晴 集

著 者 菡 子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永嘉路 25 弄 8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953 毫米 1/32 印张：3 3/4 字数：51,000

1962 年 5 月第 1 版

196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200 册

统一书号：10078·1976

定价：(八) 0.28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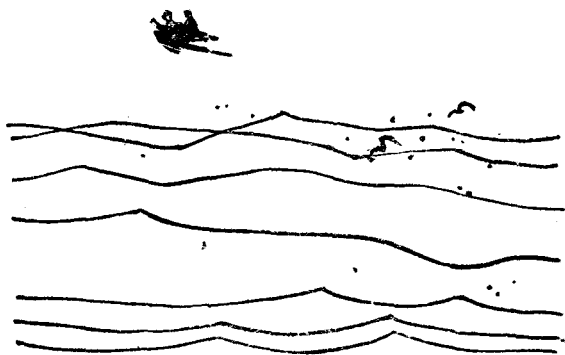
內 容 提 要

这本散文集共收入篇文章。《激渡》、《羊奶奶》、《探矿》、《往来工地的信件》等四篇，刻划了劳动和战斗中人們崇高的精神品质。《小醉翁》和《冬有春色》是两篇描写地方景物的文章。前一篇通过欧阳修紀念館的館員小车的活动，介紹了“醉翁亭”的今昔；后一篇描繪了太湖东山的富饒景象以及劳动人民辛勤而幸福的生活。《乡村小曲》和《劳动手册上的一百个小时》两篇，作者以饱满的感情，通过作品中的主人公，抒发了在农村劳动中的深切感受。

目 次

激渡	1
羊奶奶	9
探矿	22
往来工地的信件	32
給女朋友	32
給男朋友	39
小醉翁	44
冬有春色	58
乡村小曲	61
来友大姑	61
鋤步	64
扁担	68
喜雨	70
收肥	72
內外科	75

梔子花	77
窗花	79
再見	82
劳动手册上的一百个小时	87
第一天	87
二十四小时之內	92
第一面小旗	96
呵,土地!	101
后記	109



激 渡

真正的小于，不仅个儿小，而且还生了一張飽滿的橢圓娃娃臉，周身晒得古銅般的，到了水里，他比魚儿灵活。我在上午就看見他了，在泛濫的金剛川上，在敌人稠密的炮火下，他蕩着一叶小舟，为空中架桥的工兵保持两岸的联系。載人，他去；送鉄器，他一篙子撐出老远，三百公尺的水面，他溜冰似地，来来回回，不知划了多少趟。听见敌方炮弹的出口声，大家总要看一看舟中的小于；炮弹落在对岸的岩壁上，如果小于沒有急轉弯；人們差一点要从吊架上掉下来，可是小于总是安然无恙，他是这激流中唯一的驕子。

下午出了难题，鋼索怎么拉到对岸去呢？渡

船不能走直路，一百八十公尺長的鋼索，對付不了船行的長度。小于聰明地霎霎眼，象對付一件平常的任務似的對王連長說：

“信不信我能從水里盤它過去？”

“行！”“成吧！”同伴們肯定着。有的是對小于的勇敢喝采；有的也不能肯定是否有十分把握，但鋼索今天非拉過去不成，不靠這水里的精靈還靠哪個！

說時遲，那時快，我們的小于把一疊鋼索套上右肩，潛下三公尺多深的水底去了。水面的波瀾漸漸地擴張開去，終於無影無踪。王連長的神情也慢慢地緊張起來，好在他同時派了幾個人泅水過去，在有漩渦的地方分兵霸口，以防意外。兩岸的人一分一秒地數着時間，有的耐不住也跳下水去了。瞧那鋼索，象放下水去的釣鉤，人們一眼不霎地注意它微不可辨的動靜。天知道過了多少時候！鋼索象活物那樣伸出頭來，小于也立刻從水里站了起來，人們一擁把他抱上岸去，雖說七月天氣，他身上還是凍得發紫，可是他掙脫別人的撫摩，象個小鹿似地在沙灘上跳着，接過盛酒的水壺，象喝水般地灌，好猛！過後，又上了他的小舟。

遮蓋這個白天的是一層翻騰的烏雲，昏天黑

地，天實在不該暗得這麼早，在一陣急雨過後，才亮了些，閃電雷鳴，一霎時間划出明亮的江面人影。吊橋已經鋪板，在雷雨中，發出撞擊的聲音，鋼索鼓足了勁，想掙脫什麼束縛似的，人們不得不花更大的力氣使它就范；拴鋼索的老樹也顯得不堪重負，彎躬曲背。人們拉繩、扶架、砸釘，一個個大力士似的，結成一支鐵的隊伍，全身心地擋住那因風雨而形成的可怕的“傾斜度”。——它即使有拔樹移山的力量，我們的戰士也把它扭過來了。小於蕩着小舟在波浪中為兩岸呼應，有時他仿佛就站在水頭上，有時又仿佛在天上，他的出現在我們看來實在是神話中的人物——高舉義旗直搗水晶宮的一員猛將。

這場大戰持續了兩個小時，人們身上濕淋淋的衣服，也分不出是汗水還是雨水！這時王連長把我從人堆里拉出來，我捉摸一陣才弄清楚他最耽心的是怕淋壞了我，他還想起我的照相機不能淋雨，我告訴他已放在木材底下，他連忙稱贊我會想辦法。我臉紅了，在這些英雄們的身邊，難道真是我最值得關心而且還要被稱贊么？我立刻下決心跟他們戰鬥到底，哪知不一會兒，王連長拎着一只鐵皮菜鉢子拉着小於來了，他一本正經地交代

任务，毫无商量的余地：

“小子陪你回去休息，菜鉢子給你替照相机罩雨。”

可以相信我提出了一切的理由表示異議，我的那股拗脾气，他是領受过的，但这一次他絕不让步，最后他把嘴巴套我耳朵上輕輕地說服了我：

“小子两夜沒睡了，算你陪他回去休息怎么样？”

我并不认为这个恳切的提示可以满足我的好胜心，但是看着小子，同时想到連长在我前两天坐空中斗車过河时，他一直坐在河边的彈坑旁边，半小时内，眼睛沒有一秒钟离开我坐的斗車，他常常为我的安全与健康，付出很多的精力，他坦誠地表白过：“你在哪儿，我的心就悬在哪儿。”这是我所知道朝鮮前綫每一个单位負責同志对自己部队客人常有的关怀，我不能让他过份操心，何况有种“因循”的心理使我随遇而安：夜雨中过封鎖綫而且又与小子同行，不也是一件痛快事？我抖擻精神跟着小子就走，准备一口气冲出十五里路去，那知走不多远小子就招呼我上船，原来我們不再走旱路（那一段路的艰險值得写一篇文章），乘舟順流而下，虽然有些冒險，究竟可以縮短三分之二的

路程，也可免去過江的一着。我一向怕走回頭路，管他空中水上，挑一條新路回去更好，可是迎接我們的喧鬧的激流不知會不會出賣我們？這時我瞧不見小子的神色，但我可以斷定他正象下午潛水前那樣鎮定自信，說的也是一樣的話：

“信不信我能……”

相信極了，我馬上上船。這個船其實是一個膠皮氣囊，方圓不到五尺，0字形的，四周象吹脹的大腸，有大腿那麼粗，這就是人們的坐位，抓住上面的紐帶，身體就完全交給舵手和自己的手腕了，倉淺而小，勉強可以放下幾雙腳。我一个人坐在後面，為了不辜負連長的好意，不得不把照相機放在腿上，并用胸口抵住搖來晃去的鉄盆。正如我第一次在汽油桶里洗澡一樣，我忍俊不禁，覺得自己仿佛跟玩具作耍，而我的姿態又很象“咬花”的雜技表演者。這時小于一篙撐去，大聲吆喝著：“抓緊紐子，當心，硬是不要鬆手！……”小舟已飄出一丈多遠，我們也立刻進入我所能感覺到的完全異樣的境地了。

河道變得狹窄起來，左岸的山峰也仿佛移近了，跟右岸的群山對峙，上與天空相接，更顯得兩岸之間激流的深邃，使人有入峽之感。船往下行，

水流湍急，我是如此惊心地发现我們的小舟毫无重量，好象风中落叶，东飘西荡，常常侧立水面，馬上要翻身的样子。但是小于在前面站着，他的神妙的手正把一丈多长的竹篙伸得恰到好处，使我們的小船象被放的风筝，断不了綫。每过滑石坡，如同在瀑布上飞舟，水声呼啸，擂鼓齐鳴，小于也高唱战歌，勇于对陣，他的呼声无詞，但听一片雄壮之声，有时傳來清晰的两个字：“不怕！”是誓言，是鼓励！他拖长了尾音，完全改变了字面简单的含义，却象是豪迈的乐章的一声嘹亮的呼号，我也連忙呼应：“不怕！”小船载滿呼号，凌空而下，竹篙早已射向江心，有如屹立的分水岭，两旁的水浪各向一边迸散，船居然能在穿箭一般的流速上面稳定一时，只是身后一陣急雨当头倒下，一尺深的仓里全灌滿了水，小于索性一个急轉弯，船抵沙滩，我完全遵照他的指揮跳下小舟，說来倒也痛快，把船翻了个身，积水一古脑儿的倒了出去，然后他一个劲儿踩“皮老虎”，給胶皮囊打气。我們又立即上船，立即撑篙，亢奋地投入战斗，冲鋒陷陣，在所不惧。船經深潭，更有一番險恶，怪石毗嘴撩牙，作它的前卫，五尺之地，漆黑一团，阴森森的，好象水魔正在作法，漩渦中有一股吸力，似乎不可抗拒地

要把我們的小船抓走，小于开始真象着了魔似地一头对水渦冲去，我已經准备和怪石肉搏了，在此千鈞一发之时，小于就着水音水紋（天知道他有多么出色的眼睛和耳朵还有他的清醒理智），随机应变，跨过死神的門檻，另謀一路直奔东去，后面追兵喧嘩，我倒听出小于隱約的笑声，不屑理睬似的。有时不远处噴出一团紅火，炮彈炸了，岩壁中裂，碎石飞向江中，飄起一陣石子劈水的嚇嚇声，激起的浪花，也閃过星星点点的光亮，增加了战地的气氛；有时雷声炮声同起，震撼山峽，不同的回音持續了几分钟，跟着从側面射来子彈般的雨点，我們以湿衣作盔甲，它也无所作为。我們过坡、避潭、倒水、打气、登船，如是者数次，每次花不了十分钟。小于的动作果断、准确、利索，一股扭轉乾坤的劲儿，不可阻撓，无往不胜。如果相信我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漸消除了畏惧的心理，这完全是受他的影响。每次我明确地感覺到他在激流中大无畏地站着（我实在难以想象他是怎么站着的），他就是我眼中最高大的人了，我甚至不敢再称呼他小于，第三次在河边倒水，我尊敬地問了他的名字的写法，他告訴我叫于成忠，成功的成，忠实的忠，四川人，原是船家的孩子。我低估了他的年齡，他不

得不向我透露他剛滿十七歲。我還想知道得多一些，可是他立即俏皮地反問：“你不會把我寫到文章里去吧？”隨後就什麼也不肯說。

終於到了駐地的溝口，把小船弄上岸去，直到兩隻手沒有什麼事可做，我才發現它是如此酸痛。小於仍在前面領路，沒有中止江上弄舟的呼唱，引着我時而遇險，時而傾舟；有立篙分流的气概，有乘風破浪的豪情；他一手揮汗一手遮雨，唱他的勇敢也唱他的機智。他大概還沉湎在剛才的鏖戰中，才使他的歌聲如此真切傳神。我不認為他有很好的嗓音，但他為“水上頌歌”譜下了天才的樂曲，他唱的是自己生命的戰歌。我也以飽滿的戰鬥情緒听着，甚至大膽地應和着，對這段艱險的歷程，保持崇高的記憶。我知道完全出於他的謙虛他才不肯談他自己，可是我明白了，他正是這個戰鬥的集體中的一個忠實的儿子，“不怕！”是他朴素而堅強的信念。這個晚上，他以自己的行動把這個信念教育了我。在我的一生中，無論什麼時候回憶起金剛川的夜渡，會首先出現這個小於——那在水頭上站着的英雄的塑象——和他豪邁的歌聲，他始終是走在我前面的一個人，雙手搖着紅色的戰鼓。

1959年“七一”前夕為“激渡”七周年而作

羊 奶 奶

万山崗里住着一位王大娘，崗口住着一位乔大媽，家里都是給大队放羊的。她們离着十里地，却隔着弯弯曲曲的小溪，层层叠叠的山峰，要让乔大媽的小孙孙來說，山那一面就是天边。两个相同的家庭，彼此的当家人常在山上碰头，你言我語的，家里什么模样，听着也熟了，可是两位老人却始终沒有見過面；誰也覺着离不了家，离不了羊栏，丈夫和儿子有时也提議她們互相訪問一下，她們嘴上嘀咕，心里却知道这个不易。

王大娘老家山东，二十年前就到了这边。出来的时候，一千多里一寸寸地走的，覺着远，一出門就断了娘家的路。家里还有一个七十三岁的老母亲，自己头发都白了好些，老娘更不知怎么样的了。可是解放以后，书信往还，娘还是那个脾气，給閨女捎扎脚管的帶子，嵌黑边的羊毛毡窩，姜芽、唾沫膏……，好象四十年前那样；閨女这边忙

着寄小褂褲、卫生衫、送老的綠鞋……。象鼻嘴下的山窩窩，成了邮递員常常来去的地方，娘儿俩的心，每次都由着他背着来背着去的，連他也不知道吃了大娘多少鸡蛋。这一回一个月不沾边，两个月沒看見一个字，盼着盼着，大娘急狠了，連烏鴉也成了她的算命人，它叫一声她心惊一陣。到底弟弟捎来了信，說娘两个月前跌坏了腿，这会可好多了。王大娘哭得什么似的，晚上敞着怀，痴痴呆呆的，就坐在門口石头上，对着象鼻山幽声幽气地哭着。老王放羊回来知道了底細，陪着她一起坐着，也沒有話劝她，只会說：

“你沒听說么，这会好多了嘛！”

“亏你信得过，不是七岁八岁，快八十了，咋能长好？”大娘說着，只顧哭去了。

老王急得把羊鞭摔多远的，小羊羔們嘍哧一下，傳來一陣溫柔的求援的叫声。

“你只会哭，眼泪水管什么用？”

“只会哭？你瞧着吧，这趟說走家就走家，爬着也要去，天王老子擋不了我。”

“人不擋你羊擋你，小羊羔子撈給哪个？”

回答的是一陣叹息中的低泣，象对再嫁的妇女提了她留下的孩子似的，半天，她在愧疚中帶着